



芝園外集卷之十五

說林十五

物理林

天道曰負地道曰方方者主幽負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地之含氣和者爲雨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亂而爲霧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爲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

也是故春夏則群獸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陰之  
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羸蛇焦火上燭  
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相  
應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  
水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闢而日月  
食鯨魚死而慧星出蠶珥絲而商弦絕賁星隊而  
渤海决人上之情上通於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  
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  
雨

凡地形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

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水負折  
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土  
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  
暗嵐氣多龍龕林氣多瘡木氣多僂岸下氣多腫石  
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天寒氣多壽谷氣多  
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  
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中  
土多聖人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壩土人大沙土人  
細息土人美耗土人醜食水者善游耐寒食土者  
無心而慧食木者多力而曩食草者善走而愚食

芝園外集卷之五  
葉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氣者神明而  
壽食穀者智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凡人與禽  
獸萬物貞蟲各有以生或竒或偶或飛或走莫知  
其精惟通道者能原本之

六合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中秋爲合季春與  
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  
夏與季冬爲合孟春始羸孟冬始縮仲春始出仲  
秋始內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  
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冬刑畢故正月  
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

失政九月霜不降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政  
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  
脫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八月失政二月雷不  
發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十月失政四月草木  
不實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  
五穀疾狂春行夏令泄行秋令水行冬令肅夏行  
春令風行秋令蕪行冬令格秋行夏令華行春令  
榮行冬令耗冬行春令泄行夏令旱行秋令霧  
山之雲也爲草莽水之雲也爲魚鱗旱之雲也爲  
烟火涿之雲也爲波水此言物類之各有所感也

歲欲豐而其草先生穉是也歲欲苦而苦草先生  
葶蘆是也歲欲惡而惡草先生水藻是也歲欲旱  
而旱草先生蒺藜是也歲欲雨而雨草先生藕是  
也歲欲病而病草先生艾是也歲欲流而流草先  
生蓬是也此言物理之各有所兆也石瀆子曰天  
之休咎也善惡恒以類徵世之否泰也灾祥必有  
先見觀於此而可知也

蛇化雉雉化蜃鱗化蛟蟻化駒魚化龍龍化魚鼠  
化鴛鴦化鼠龍化蛇蛇化龍雀化蛤蠹化蝶鳩化  
鷹鷹化鳩此以形類化者也絮化萍苓化龜橘化  
枳梅化杏莧化鱉樹化牛稻化蚕蔬化蝶腐菌化  
蜂腐草化螢濕麥化蛾朽木化蟬此以氣類化者  
也狐化男雌化雄繁化龜星化肉慧化胡青化人  
雨化血地化毛此以灾異化者也杖化龍曷化鳧  
人化羊星化豕并化酒几化麋杞化犬米化丹墨  
化雨此以妖術化者也形類也氣類也灾異也天  
爲之也妖術則人也天之化常有而人之化不常  
有天之化十八九而人之化十一二或曰聖人何  
以不化曰詩書禮樂典章刑政莫非化也聖人之  
化神於道而術士之化神於妖

鳴鳩性一而慈祝鳩性一而孝烏得食而反哺鷄  
見食而呼群騶虞不殺麒麟好生此物之有仁者  
也鷹能觸邪鷹不擊伏鶻縱煖爪之禽隼釋懷胎  
之鳥鴛鴦思偶而死獾赴類而斃此物之有義者  
也豺祭獸獺祭魚蜂蟻必宗其君雉鳩不亂其匹  
羔飲乳而必跪其母雉鳴鳩而必推其雄此物之  
有禮者也狼卜食向虎奮衝破蛇蟠向壬鵲巢面  
歲燕伏戊巳蝠忌庚申狨自斷其尾麝自決其臍  
群鹿環角而外衛羴羊懸角而木棲鴛畫印而開  
穴鶴禹步而發蛇雁設奴而警察鷺偃絲而啄魚  
螳螂隱葉而捕蟬蜘蛛布網而籠蟲螂蛆禁蛇蝮  
蟻轉九溪鷺勅邪螺羸祝子狐聽水鷓知雨此物  
之有智者也玄鳥以春分來秋分去丹鳥以立秋  
來立春去伯趙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以立春鳴  
立夏止此物之有信者也

大騮歸之山有草曰狼狼服之不夭放臯之山有  
木曰蒙木服之不惑苦山有草曰無條服之不癯  
牛首之山有草曰鬼草服之不憂翼望之山有獸  
曰謹服之已瘳服帶其毛尾也青丘之山有鳥曰灌灌佩  
之不惑佩亦服也基山有獸曰搏訖博施佩之不畏

憲翼之水有龜曰旋龜佩之不聾扭陽之山有獸  
 曰鹿蜀佩之宜子孫招搖之山有木曰迷谷佩之  
 不迷錢來之山有獸曰羴羊可以已腊皴也松果之  
 山有鳥曰鳴形渠可以已曝皴皮也甘棗之山有草  
 曰擇可以已膏有獸曰難那可以已瘦脫苞之山  
 有草曰植楮可以已瘋霍山有獸曰肫肫普味反可  
 以已憂招搖之山有草曰祝餘食之不饑上申之  
 山有鳥曰當苞食之不眩陵陽之澤有魚曰冉遺  
 食之不昧帶山有鳥曰鵠鵠食之不疽畛水有鳥  
 曰鵠窈食之宜子小隱之山有草曰崗草食之不

愚石脆之山有草曰條食之已疥皯塗之山有鳥  
 曰數斯食之已痲陽山有獸曰領胡食之已狂英  
 山有鳥曰肥遺食之已癘諸毗之水有魚曰滑魚  
 食之已疣天帝之山有鳥曰櫟食之已痔崑崙之  
 丘有草曰蒼草食之已勞譙水有魚曰何羅食之  
 已癰蔓聯之山有鳥曰鷓食之已風單張之山有  
 鳥曰白鶴夜食之已嗌痛北嚚之山有鳥曰鶩般  
 鷓冒食之已暘陽華之山有草曰諸蕪食之已瘡  
 此皆物之有利於人者也蟠冢之山有草曰膏容  
 食之無子雁門之水有魚曰鮐鮐沛食之殺人鈎

吾之山有獸曰狍咆鴉能食人鹿吳之山有獸曰  
蟲雕能食人菜山有鳥曰羅羅能食人邽山有獸  
曰窮竒能食人此皆物之爲厲於人者也

空桑之山有獸曰軫軫見則天下大水崇吾之山  
有鳥曰蠻蠻見則天下大水敖岸之山有獸曰天  
諸見則其邑大水玉山有鳥曰胜姓遇見則其國  
大水崦嵫之山有鳥曰自號見則其邑大旱渾夕  
之山有蛇曰肥遺見則其國大旱姑逢之山有鳥  
曰徹徹見則天下大旱令仁之山有鳥曰顛娛  
見則天下大旱蛇山有獸曰狔巴狼見則有兵鹿

臺之山有鳥曰鳧後見則有兵歷石之山有獸曰  
梁渠見則大兵小次之山有獸曰朱厭見則大兵  
磔山有鳥曰絜鈎見則其國多疫火山有獸曰蜚  
見則天下大疫復州之山有鳥曰鼓踵見則其國  
大疫樂馬之山有獸曰狻見則其國大疫柜山有  
獸曰狽刀見則邑多土功盧其之山有鳥曰鴞黎  
鵠見則國多土功獄法之山有獸曰山獬揮見則  
天下大風凡山有獸曰聞隣隣見則天下大風耿  
山有獸曰朱孺孺見則其國有恐景山有鳥曰酸  
與見則其邑有恐餘哉之山有獸曰狢徐仇余見



則螽蝗爲敗堯光之山有獸曰猾褻懷見則縣有大  
大徑章莪之山有鳥曰畢方見則邑有譌火柎山  
有鳥曰鵠見則縣多放士硯山有獸曰狻猊狻猊見  
則國多狡客此皆物之兆灾者也丹穴之山有鳥  
曰鳳凰見則天下安寧女牀之山有鳥曰鸞見則  
天下安寧欽山有獸曰當康見則天下大穰泰山有  
獸曰狻猊見則天下大穰玉山有獸曰狡  
之水有魚曰文鯨見則天下大穰玉山有獸曰狡  
見則其國大穰此皆物之兆祥者也

泰豆氏授御於造父先教之趣造父學之三日盡  
其巧泰豆嘆曰子之敏若是哉凡御亦如此也曩

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  
銜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曾臆之中而  
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  
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  
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  
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規不以  
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  
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  
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  
夷視之一也於乎馬異類也民同類也順馬之性

以御馬則天下無疲馬矣順民之性以御民則天下無疲民矣

石瀆子曰甚哉似是之足以惑人也西方有獸名曰騶虞其性好生出則天下偃兵人以其文之似虎也而遂以爲真虎也南方有鳥名曰昭明其性好亂出則天下交兵人以其羽之類鳳也而遂以爲真鳳也故王莽之謙恭似周公矣而終以居攝篡漢安石之經術師孔子矣而終以新法禍宋

石瀆子寢而夢有人謂之曰子知夫蟻蠓乎忽然而起忽然而滅忽然而聚忽然而散視之甚促矣人之起也滅也聚也散也亦猶是也蟻蠓其細者不見夫傀儡乎忽然而出忽然而入忽然而喜忽然而悲視之甚促矣人之出也入也喜也悲也亦猶是也傀儡其細者不見夫流潦乎忽然而來忽然而往忽然而盈忽然而涸視之甚促矣人之來也往也盈也涸也亦猶是也流潦其細者不見夫日月乎忽然而升忽然而沉忽然而明忽然而晦視之甚促矣人之升也沉也明也晦也亦猶是也石瀆子覺而悟曰善哉喻乎吾之有身也陰陽之氣也忽然聚而爲人久且將復還諸天地非吾有

矣而况祿位名利身外之物乃欲固守而有之不亦惑乎昔石户之農入海而讓天下王子搜逃丹穴而讓國顏闔避魯君之徵屠羊說卻楚王之賞蓋皆不以身殉富貴者也

海上有魚名曰烏鰂謂烏之喜於啄腐也浮而出之於波烏果以爲腐也而啄之乃以鬚搗烏足拽而沉之飽其肺肝焉故又曰烏賊見漁舟至即吐墨溷水以自蔽漁見其溷也以爲有魚也而捕之蔑弗得矣夫此一微物也詐足以賊物而不足以衛身惜哉

雀性好淫名飲器爲爵所以爲飲戒也鳩食多嗜刻老人杖爲鳩所以爲食戒也鵲行不良借其字爲曷寢之曷所以爲行戒也鷩介畫其形於衣所以爲節訓也飾昂以饗饗貪之戒也飾簞簋以龜廉之勸也

飾羊以爲虎其皮則虎也而其性則羊也接梅以爲桃其實則桃也而其味則梅也是故色厲者不免於內在而論薦者未必爲君子

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鷄萬石之鐘不可以合舞柱之良也析之而司爨則不如赤棘矣蘭之香也刈

之而飼牛則不如生芻矣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  
函食也不如簞犧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也不  
若黑螭

魚懷珠而鱗紫鹿戴玉而角斑含其美以自澤也  
蓬依麻而自直鳶附木而升高取諸物以自輔也  
君子與小人處則小人勝而君子不勝一善噬而  
一不善噬也小人與小人處則必比而不相害非  
其性之忘噬也各忌其爪牙毒螫而不敢發也故  
蟾蜍食螂蛆螂蛆食蛇蛇食蟾蜍三物相值莫敢  
先動是亦騎虎之義不得下也

新鬼大而舊鬼小僖閔之所以逆祀也外蛇勝而  
內蛇傷突忽之所以相殘也射豕見妖而傷股以  
斃戮彭生之殃也夢厲訊巫而卒不食新滅同括  
之崇也夢人叫天而被弑已氏殺渾良夫之應也  
進食吞蛭而宿疾得愈活宰夫之報也夢蘭而得  
君福之徵也夢牛而滅嗣禍之兆也

或謂至信之感豚魚德政之格猛虎馴雉之異弭  
蝗之祥其事若茫昧然者而君子亟稱之何也曰  
是何足異乎其尤有異者則信陵君之僂鷄童恢  
之誅虎是也信陵君方食有鷄逐鳩鳩逃案下鷄

去而鳩出鷄逐殺之信陵君暮爲不食曰鳩避患  
歸無忌竟爲鷄所得吾負之捕得鷄者無忌無所  
愛於是左右宣聲捕得鷄三百以奉信陵君恐僂  
及無辜也乃案劍而問曰誰獲罪無忌者一鷄獨  
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而盡放其餘名聲布天  
下後漢童恢爲不其令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  
之生獲二虎恢出而祝虎曰天生萬物人爲貴虎  
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  
論法汝若殺人當垂頭服罪否者號呼稱冤一虎  
低頭閉目狀如震懼遂殺之其一向恢鳴乳咆躍

自奮即令放釋由此觀之孰謂鳥獸之不可格哉  
是故伯趙禽之至微者也而技人能擾之以鬼弄  
虬蜉虫之至微者也而眩人能教之以行陣魁虜  
之猛厲也而獵人能馴之以角觝之戲王孫之詭  
秘也而弋人能導之以桑林之舞其於小技則然  
而况德政之感通又何恠也

驩騶駮駟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  
狼伎能殊也鳴夜撮蚤蚊察分秋毫晝日顛越不  
能見丘山形性詭也騰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  
舉援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驚此勢之各有所借也

攻金者不能治石埽埴者不能鑄鐘漆者不畫鑿者不斲此業之各有所專也

崑崙上薄穹窿下蟠厚地妖中恠木之所蕃陰雲夏雪之所積仙靈蟄藏而寶藏興發跂行喙息翹肖蠕動之類不可殫而記也滄海之波瀕洞浩漶黃流浴日怒沫舂天萬川不能增其尋丈尾閭不能洩其一勺非不破舟殺物也而蛟龍龜鼉之屬蟻聚而蝨息焉以其有所隱也澧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鱉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田不生五穀禿

山不游麋鹿以其無所隱也

螺蟲之衆也而不能無蛇虺毛蟲之衆也而不能無虎豹此天地之珍氣也然置蛇虺於藪澤置虎豹於山林此天地之義氣也今夫小人之生亦物之蛇虺虎豹也顧所以置之何如耳若寵之以祿秋委之以要津是以虎豹蛇虺而置之於通衢也能無啣而螫乎

烏謂鵲曰吾與若形色同也飲啄同也巢居同也子之所之人無不喜而吾之所之人無不惡其故何也鵲曰亦惡子之聲耳夫好祥而懼灾人之情

也吾之鳴也率多兆吉而子之鳴也率多兆凶是以惡子如欲免焉盍時其吉而鳴之乎烏如教而往又復見逐投之瓦甌幾折翼焉烏返而怨鵲也曰甚矣子之誑予也鵲曰何誑烏語之狀鵲曰子謬矣子之素也鳴必兆凶而乍以吉往人安能遂信之無已則更鳴而可乎

蝟謂雀曰甚矣子之栖栖也而食官倉之粟啄野田之禾五尺童子臂機彈而隨之睥睨側行什發而中四五焉獨奈何以如丸之腹而自喪其軀乎如謂蝟曰子非有求於食者也飽清風飲甘露

振子之文綏而逍遙於埃壒之表斯已矣而乃終日噤噤於柳葉之間使無賴爲娛者以子足圖也拈竿而纍垸凝神而撥之十而中八九焉孰愈於栖栖以斲食者乎蠶又謂蜘蛛曰子之腹枵然大也利害宜知之而乃張如輪之網結比目之文而罾之於簷楹之間撼之則搖觸之則斷而承蝟者以爾爲具也乍成而倏毀併其身而撲之非作僞而心勞者耶蠹又謂蠶曰子知彼之無用而爲子之有用似矣然盈寸之軀所需幾何而乃偏者乎桑桑之葉養於婦人之手纖纖而累之宛轉而營

之而殺身以爲報即黼黻玄黃庸詎知其文乎海  
燕聞而咲之曰雀之以食爲崇也蝸之以不食爲  
崇也蜘蛛以無用之巧爲崇也蠶以有用之巧爲崇  
也皆不知隱身以遠害者也不自病而病物益惑  
矣蠹宅木之心而飽其脂膏自以爲太山之安而  
不知實腐而幹傾也震風從而折之又將安所於  
庇乎

廣廈闔室連房通閭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西  
施毛嬙閭媿曼姬人之所愛也魚見之而避咸池  
承雲九韶六英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縞衣

羅縵冠冕佩玉人之所華也彌猴服之而駭高山  
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洪濤  
大壑積水重泉鼃鼃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惡草  
瘴波妖雲毒霧龍蛇之所宮也人觸之而斃迴谿  
峭岸峻木尋枝援穴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彼以  
爲樂而此以爲憂也彼以爲危而此以爲安也於  
乎非聖人孰能盡人物之性乎

馬以致遠牛以負重鷄以司夜狗以守門因其性  
也埏埴以爲器窰木以爲舟鑄金以爲鍾鑠鐵以  
爲刃因其質也陸處而耕水處而漁山處而樵谷



處而牧因其地也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輶山之用藁因其勢也

歐冶風胡干將莫邪所操各異其于善劍一也伯樂韓風秦牙管青所相各異其于知馬一也汲水救火或以瓶盎或以盆盂或以斗杓或以甕甔盛水各異其於滅火一也伐木取材或爲輪輿或爲梁柱或爲棺舟或爲什器所用萬方其於適用一也

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以不動而用動也瑟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類應以無聲而使有

聲也張琴者小絃急而大絃緩賤者勞而貴者逸也作樂者黃鍾䟽而衆音繁卑者疾而尊者舒也定制者徇禮而不徇情故弁冕袞裳可服而不可好也太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朱絃䟽越一唱三嘆可聽而不可快也致用者貴實而不貴名故服劍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昆吳太阿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黃戎盜驪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脅號鍾

城峭必崩岸峭必陀丘阜不能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鱉故蓬谷長林非爲虎豹也而虎豹棲焉叢

木茂枝非爲飛鳥也而飛鳥集焉大江淵海非爲蛟龍也而蛟龍藏焉

良馬啗粟一石飲泉一斛非潔清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也行百里而始奮迅行五百里而不起塵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君子以之下焉者日食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百里力竭汗喘欲斃此其寡取而易盈好逞而易窮駑駘之才也小人以之

堂谿公謂韓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千金之玉卮至貴也而無當不可以盛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爲人主而漏其群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賢莫盡其術矣石瀆子曰堂谿公之言蓋專以諷昭侯也究而極之細人而忠信其不漏之瓦器乎高貴而詐諛其無當之玉卮乎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

人爲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  
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  
主俛而笑曰夫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  
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石瀆子曰君子  
之進君子非以植黨也而卒至於相濟志乎公也  
小人之引小人本以樹援也而卒至於相讎志乎  
私也是故善樹者以國不善樹者以身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  
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  
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

之陰蟻壤一寸而仍有水乃掘地得水以管仲之  
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  
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石  
瀆子曰耳目心志聖人與愚人一也一爲聖而一  
爲愚一善師而一不善師也是故神農之治病也  
師於草禹之治水也師於水后稷之樹藝也師於  
苗太公之制陣也師於鳥獸法天下而傳後世豈  
自用其智而能之乎彼管仲隰朋知其細而不知  
其大則是霸而已矣

芝園外集卷之十五

芝園外集卷之十六

說林十六

記述林

一書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易乎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也故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豕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豕之材即易之象也爻之效即豕之材也始終本末一以貫之矣如需之言須也而六爻之中須得其地與時則吉不得其地與時則凶此

之言親也而六爻之中比得其人則吉比之匪人則凶豫一也而六爻之中當豫而豫則吉不當豫而豫則凶頤一也而六爻之中養得其正則吉養失其正則凶咸一也而得感應之常則吉失感應之常則凶遯一也而遯以其時則吉遯失其時則凶漸一也而進得其所則吉進失其所則凶艮一也而止其所止則吉止非所止則凶推之六十四卦莫不皆然執是以求之則易之大義其庶幾乎

伏羲之易至文王周公而始明文王周公之易至孔子而大著闡造化之秘極人事之變類萬物之情於繫辭乎盡之矣此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而歐陽子乃以繫辭爲非聖人之書吾不知其何說也

十翼孔子之所以解經者也故學易者求之十翼而已矣其有未備者推類以通之而已矣如頤之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兼養人與自養言之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言養人之貴正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言自養之貴正也先養人而後自養者頤以養人爲義也然自養其本也故曰自求云耳

今本義以觀頤爲所養之道自求口實爲所以養身之術而大象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遂析而爲養德養身之事殊不知養德養身其實一也皆所以自養也析而二之非經文之旨矣故學易者亦先求之十翼而已矣

讀二典三謨則知禹之治不如堯舜之化矣讀湯誓泰誓則知武王之伐不如湯之放矣五子之歌其夏德之衰乎盤庚其殷道之衰乎呂刑其周道之衰乎

以文言之唐虞三代其以世而降耶蓋典謨之文明白易知夏猶承之至盤庚而始晦至周而大晦矣以治言之唐虞三代亦以世而降耶蓋堯舜之治專務德化禹猶繼之至商而禁興至周而禁密矣

詩小序不知何人所作然源流之所自蓋遠矣但傳授不能皆真而詞旨時或小舛子朱子見其然也而率以義理駁正之雖疏釋詳明而戾于本旨者亦多矣是何也傳舊者事多真而久或訛失者十而一二矣億斷者理雖精而事則否得者十而一二矣如執此而廢彼豈爲善學者哉

小序曰栢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  
遇小人在側而朱子以爲婦人之詩極詆小序之  
失今觀其詩有曰教遊曰威儀曰奮飛此豈婦人  
之所以自咏者耶詳其詞旨其爲仁人不遇於君  
而怨小人之見擯蓋宛然可見也傳者且不可據  
而不傳者又何以爲信乎

邶鄘衛鄭之風朱子率以淫詩斷之其言曰夫子  
放鄭聲而正雅樂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  
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  
衛桑中之詩是也故凡考証未審詞旨可疑者槩

謂之淫風竊意夫子所惡於鄭衛之聲者蓋民間  
流傳之音而非剛定之詩也如其槩在所擯也則  
如定之方中瞻彼淇澳與緇衣羔裘之篇竝以爲  
淫風而棄之乎必不然矣而乃悉目之於二十一  
篇三十九篇之中不已過乎今考小序曰桑中刺  
奔也氓有狐刺時也於詩意固無舛也於蝮蝮則  
曰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今未有以見其不然而直謂刺淫奔之詩何與於  
木瓜則曰美齊桓公封衛之功而衛人欲厚報之  
蓋其意誠無窮也而或乃以衛未嘗有瓊瑤之報

爲疑亦以爲男女相贈答之詞又何與於風雨則  
曰思君子也夫世亂而思君子宜無所不至故曰  
賢賢易色安得以詞之狎暱爲疑乎於子衿則曰  
刺學校廢也夫學校廢而思多士亦宜無所不至  
故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安得以爲詞  
意儂薄而不類乎夫史之闕文夫子所慎而傳信  
傳疑經生之準豈古昔之所傳者皆非而盡以義  
理億斷者爲是乎故吾之於詩傳也有信有不信  
也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  
仕爾今考其詞伐檀爲車而寘之河干正言君子  
被擯而不得仕也不藝而得禾不獵而得獸正言  
小人無功而受祿也未言君子之不素飡正以深  
刺小人之素飡也今如集傳之意則文義自不能  
通而詩人之旨晦矣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  
基矣故其詞曰邦家之基曰邦家之光曰民之父  
母蓋深慶之也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  
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故其詞曰菁菁者莪喻人  
材之盛也曰我心則喜曰我心則休深以爲慰也



亦非槩爲燕饗之詩也

胡文定春秋傳爲宋高宗而作也故其義一以尊君卑臣內夏外夷爲主其有不能通者亦強而合之曰美惡不嫌同詞曰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存焉蓋至是而聖人之意鑿矣然詞嚴而義正事核而氣充宋之文吾必以是爲首選乎

莊二十有九年紀叔姬卒文定以爲病紀侯非也紀亡矣侯既卒矣又何病乎說者曰叔姬不爲國亡變其所守而待盡于鄫春秋特錄之以勸後世是也以此坊民猶有儷體宸居國亡不能死而委身於夷狄如晉惠后之爲者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方是時王綱解紐篡奪相尋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道於是因史記而修春秋隨事直書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一王之法以明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者也自褒貶凡例之說興讀春秋者往往穿鑿聖經以求合其所謂凡例又變移凡例以遷就其所謂褒貶如國各有稱號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國以罪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詞人必有姓氏書之所以

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名以誅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詞事必有月日至必有地此記事之常否則闕文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致以危之故不月以外之故不日以畧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詞是則不以義理求聖經而反以聖經釋凡例也聖人豈先有凡例而後作經乎何乃一一以經而求合凡例耶其以正次王王次春者以天子上承天道下統諸夏也弑君弑父者書殺世子殺大夫者書以其邑叛以其邑來奔者書名實昭章皆天子之事而天之為也今必謂其陰寓褒貶使人測度而知如優戲之說隱已為不可況又於褒貶生凡例耶以例求春秋皆逆詐億不信之心而謂聖人為之乎

春秋之法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霸而已直書其事而善惡是非欲掩而不可掩斯之謂實錄也如曰加某字以貶人又削某字以貶人加某字以褒人又削某字以褒人則聖人之作經幾於舞文弄法之為矣且七十子之徒親炙門墻尚不知聖人之意者若正名之言子路猶有惑焉今乃欲以不明之意示千百世之人而使人各以所見求之豈光明正大垂訓於人人者乎

稱人者貶也而人不必皆貶微者亦稱人稱爵者  
褒也而爵不必皆褒譏者亦稱爵繼故不書即位  
而桓宣則書即位妾母不稱夫人而成風則稱夫  
人失地之君名而衛侯奔楚則不名不踰年之君  
稱子而鄭伯伐許則不稱子會盟先主會者而瓦  
屋之盟則先宋征伐首主兵者而麇之師則後齊  
母弟一也而或稱之或沒之天王一也而或稱之  
或去之此皆凡例之不可通者也惟求其行事之  
實則其得其失思過平矣

春秋之世其始也王室微而諸侯強故抑諸侯以  
尊王室其繼也諸侯又從而夷狄強則又抑夷狄  
而扶諸侯尊王室固所以尊王也扶諸侯亦所以  
尊王也

春秋之書有因魯史之舊文者有聖人之特筆者  
如訃告則書不訃告則不書曰鄭公曰夏五及其  
他會盟戰伐皆因魯史之舊文也如曰成宋亂曰  
齊侯衛侯晉命于蒲曰夫人孫于齊曰夫人孫於  
邾曰鄭棄其師曰天王出居于鄭曰天王狩於河  
陽曰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曰閏月不告月  
猶朝于廟此聖人之特筆也

或曰桓公宣公皆書有年紀異也何言乎異也大倫既黜咎徵疊見國無以為國矣而乃得有年非所有而有之者也君不恤民而天恤之國不宜瑞而天瑞之則是異而已矣予曰不然桓之世日食既則書大水則書無冰則書宣之世蝨則書大旱則書日食既則書如以有年為紀異也則將以此數者為紀常乎春秋於無道之國豈專欲其凶災而不欲其豐足也各書其實而休徵咎徵有不容隱者矣

隱公攝位成先志也隱非庶孽桓非正嫡志乎立將無及然尚有一策焉上所最幸薛娃者王視以為欣戚娃怒王食不甘味娃喜王輒跳躑而歌進之一言則反干戈為琴瑟易日月以震霆齊國莫不聞然其人好貨谿壑無厭也子之父母若為致明月之珠結綠之寶月支之香七襄之錦持以薦諸娃則娃必大謹於子矣譽其所美而庇其所短將日薦王之寢豈惟罪謫不及抑寵祿其未有艾乎父母曰如叟之言將不有定命乎不聽女歸于齊三月宣王絕憐之其父母曰叟言誠妄幾誤吾女既而衆女構之薛娃讒之遂無當於王意幽之

下宮又謂女有怨言也乃去眼薰耳斷手足以死  
子欲赴相國之召其視諸鄭女也則可

會稽之山有象麓焉群峰交結衆水汨汨匯其下  
見入而不見其出望之知其為神區也爰有越王  
之祠薨棟連雲松篁蔽日金書蕩射錦幡連翩累  
崇階而上者數百丈其旁則有鬼判祠焉蓋聽命  
於神者也神能見靈奇致風雨四境之內凡水旱  
害裁率走而禱焉禮神亦禮判也然神實無私而  
鬼判則能為禍福不如願者輒降以祟久之人益  
神鬼判而不神神牲牲酒脯日數于其庭其始也

捐矣戰爭繁而征伐不出於天子矣慶弔頻而禮  
樂不出於天子矣賜爵賜祿賜氏賜族一切擅而  
行之天王之分其與存者能幾何哉春秋之作其  
以著王室之陵夷乎其聖人之不得已乎

文公四年晉侯伐秦胡氏謂聖人以常情待晉襄  
而以王事責秦穆故晉侯稱爵二年秦晉戰于彭  
衙胡氏又謂以晉侯為主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  
方王者之事也則又以王事責晉襄矣前後矛盾  
此類甚多欲以明聖人作經之意不亦難乎

桓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非所如

而如焉者也公薨于齊非所薨而薨焉者也公之  
喪至自齊非所至而至焉者也葬我君桓公非所  
葬而葬焉者也天王之失政隣國之失討魯之無  
臣子胥見之矣

周衰失政諸侯有弑逆者非惟不能討而又聘焉  
春秋書王臣下聘者八而聘桓公者凡三桓之罪  
尤著而周之聘尤亟此周之所以不振也

鄭伯不朝天子率諸侯親征從之者三弱國而已  
又畏齊之比於鄭也不能躬擐甲冑而以微者行  
其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傷之也戰于繻葛

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所以存天下之防  
也

初與鄭入許者齊魯也以許與鄭者亦齊魯也既  
而謀定許者又齊魯也魯本與突許實怨鄭定許  
所以撓忽也撓忽所以翼突也方突之未出也宋  
有所責而伐之突之既出也宋懼無所得而又欲  
納之魯既以鄭伐宋既又與宋伐鄭或合或讎反  
覆皆私也故曰春秋無義戰

或譏魯莊公不能復父之讎或譏公不能防閑其  
母夫等而制母事之難為也以弱讎強力有所不

足也是猶可說也惟夫以昏姻之故一年之間親如齊者再盟齊者一遇齊者一何若是之僕僕乎納幣通女皆以身親之矣比其至也又使大夫宗婦用幣以覲違禮越制以為媚悅無所不至曾不念文姜者何國之女乎桓公之弑也以何地何人乎忘不共戴天之讎而甘心於伉儷之好有人心者忍為之哉卒之哀姜通于慶父叔牙公沒而謀篡二世殲焉雖賴季友柄國社稷再安而季友之後為季孫叔牙之後為叔孫慶父之後為孟孫三桓擅政祿去公室而魯不復振則莊公為之也

史氏之言曰齊桓公與蔡女戲舡中夫人蕩舟桓公止之不止公怒歸蔡女而不絕也蔡侯怒嫁其弟桓公怒而伐蔡以事揆之此殆不然自莊公十四年荆入蔡蔡哀侯折而事楚易世不通中國者二十有四年矣蔡已入楚則次及于鄭蔡鄭者楚道之衝而華夷之門戶也攘夷尊周桓公方有事焉不得鄭無以攻蔡不得蔡無以及楚蔡得而楚之四封震矣故包茅一問而楚詞遂屈兵不血刃而方張之國懾如鳥鼠使諸侯不復携貳而中國不淪於左衽者皆邢之師為之也其云怒蔡蓋因

史之誤耳如徒以一婦人之故而興師則諸侯何處合從而強楚何處屈服乎桓公圖霸必不若是之拙也

周惠王愛其子叔帶將易其世子鄭故齊侯合八國之君會于首止以定王世子惠王不悅使周公謂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聽之逃歸不盟說者謂首止之盟齊侯從義不從令也逃歸鄭伯從令不從義也桓公合諸侯二十餘年僅能服楚於召陵鄭伯一逃楚即滅弦若鄭文者不特桓公之罪人實天下之罪人也及諸侯合兵以討洮之會鄭乃乞盟春秋於其叛書逃於其來書乞賤之也

僖十有四年季姬及鄆子遇於防使鄆子來朝趙氏曰季姬不繫於國內女之未嫁者也蓋期鄆子于防而鄆子遇之也使鄆子來朝以請昏于已故明年而季姬歸于鄆如其意也始遇于防而公不制中使鄆子來而公不耻終歸于鄆而公不止嗚呼淫風流行桑中大車之詩不作於魯而駟與有駟之篇猶以頌僖何哉蓋夫子於魯詩存頌而略風為魯諱也春秋天下之大法豈容盡諱哉文美



哀姜鄆季姬之事備著於經雖無魯風可也

世之稱五霸果若是班乎曰不同也霸也者攘夷狄安中國以尊周室者也故齊桓未興天下大亂而天下定矣此二君者生民倚之以為命周之宗社賴以不滅此所謂霸也若宋襄之狂繆戕中國以事夷狄秦穆楚莊以夷狄而脅中國此桓文之所必討者惡得謂之霸哉故孔子於春秋言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某竊取之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蓋力勉時君以行王道救時之言也後之讀春秋者不是察也而槩以桓文之功為聖門之所不齒豈其然哉

魯之衰也以三家三家之強則文公成之也方其即位之初隣國之好不親霸主之會不親率以大夫往焉閏月不告月當月不視朔昏庸偷惰足不出寢門之外是以大夫竊柄互結私援外事大國內懷國人以自封殖威權日去而猶不之悟也故如陳如晉帥師城邑者季孫行父也會晉伐沈敗狄于鹹者叔孫得臣也為戚之會為垂隴之盟者公孫敖也至東門襄仲則見於經者凡九或會或

盟或如或伐其專恣益甚於三家矣泰阿倒持是  
尚可以為國乎卒之目未瞑也而二子為戮妃妾  
不能相保亦何貴於為人君哉

成公之時國無可為矣強臣擅命而政令無章故  
作丘甲非所作而作也立武宮非所立而立也取  
鄆非所取而取也用郊非所用而用也以季孫行  
父之私怨歸父也而合七大夫之師以伐齊以楚  
之強暴也而合十一國以與楚盟是尚可以為國  
乎故弔景公之喪而輒見止如沙隨之會而不得  
見已則不競又何尤於人乎

襄公以幼冲即位三桓之強如火益灼不復可以  
嚮邇至季武子乃作三軍以分公室而千乘之尊  
徒藐然寄空名耳始也賴晉悼以守封疆繼也籍  
晉平以延喘息及晉與楚平而楚之暴橫益甚公  
也兩事晉楚疲於奔命見辱於楚得脫以歸不自  
創也而反効夷言作楚宮以没是尚謂之有耻者  
乎

昭公之時國非魯君之國矣以英主為之猶懼其  
不競也况於生十有九年而猶有童心者乎故如  
齊求納而不與如晉求納而不與蓋齊之高國晉

之六卿猶夫三家也以勢則政不在公而在三家以利則公無賂而三家有賂公可失而三家不可失也是以孫于齊次于陽州居于鄆次于乾侯纍纍若喪家之狗而誰收卹之及不勝其憤而攻季氏乃又不能克也卒之齊晉皆莫之救而客死於乾侯不亦悲乎定公當昭公失國之後親征伐親會盟用孔子以相夾谷用子路以墮三都三桓亦稍戢矣公薨而哀公立三桓復橫所謂天之所廢不可復興者也

周自平王東遷政在諸侯至隱之世習以成俗齊桓晉文相繼而起秉大義以尊周室而會盟征伐迭見於天下故夫子作春秋以繩之定哀以來齊晉既衰政在大夫吳越橫行天下靡然日入於戰國而西狩獲麟適當其時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故春秋以是終焉是春秋之作始於五伯終於戰國天之所以拯亂世也

禮記雜出於漢儒而禮經淆矣 國朝以禮記列於學官用之取士而禮經亡矣昔子朱子慨禮經之淆也而為儀禮經傳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與他書言禮者為傳其於古禮蓋庶幾焉惜乎未成

而卒而終之於門人之手遂使後人不尊而遺經不復豈非斯文之不幸哉近若湛甘泉之二禮測亦可以相發明矣

虞氏曰禮記乃儀禮之傳儀禮有冠昏鄉飲燕聘禮禮記有冠昏鄉飲燕聘義以釋之蓋儀禮周公所作而禮記則漢儒所錄亦儀禮之流也何以言之儀禮漢初已行故高堂生傳之蕭奮蕭奮傳之孟卿孟卿傳之后蒼后蒼傳之戴聖二戴因習儀禮而錄禮記故知儀禮之流也

列子楊朱之篇蓋欲齊生死混賢愚等貴賤淆毀譽而一之此荒唐之旨也以堯舜為偽讓而享祚以夷齊為實讓而失國以舜禹周孔為苦死以夏桀殷紂為樂終以子產為鄙以朝穆為真以節性為纍拮以縱欲為自然以速亡愈於久生以賢愚同為腐骨率是道也是使人廢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倫窮聲色臭味男女之欲孜孜如不及禽獸之行興而禮義之坊決矣夫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故為之法以治之為之教以導之尤懼其或懈也而且以生前之善惡為死後之勸懲無非所以開其邪心而止其淫辟焉耳豈聖人之得已哉

如其以肆情為達生以拘錄為闕性而惟患死之不速也則必越樊毀垣侵攘欺給無所不至以求厭其欲是率天下而亂矣即欲為朝穆也其可得乎於乎此邪說誣民罪不容於僂矣

莊子盜跖漁父之篇醜詆孔子此自知其德之不能跂孔子也駢拇肱篴之篇力排聖人此自知其功之不能希聖人也觀其一書之中諄諄稱引不一而足蓋可知矣不特此也極言死之為樂則知其畏死也甚於恒情矣極言貧賤之為適則知其厭貧賤也甚於恒情矣於乎若周者其真欺世之

賦以騷為至賈董猶為近之若三都賦吾無取焉詩以漢魏為準晉猶為近之若三謝詩吾無取焉

揚子雲以太玄擬易而不知方州部家之起例非八卦之變化也其果足以明天人之蘊乎文中子以中說擬論語而不知董薛裴賈之問答非孔門之授受也其果足以承先聖之統乎然則覆瓿之譏續經之僭宜有不能免者矣

古詩若陶淵明六朝之冠也陳子昂初唐之冠也李太白盛唐之冠也然較之於漢魏則相去遠矣

蓋漢魏之詩典而厚三子之詩薄而流漢魏之詩  
婉而約三子之詩直而肆漢魏之詩比興無涯而  
三子之詩精神畢露其可比而同之乎求其庶幾  
者其阮嗣宗陸士衡乎若左思之咏史郭璞之遊  
仙又其次也

晉之文以二陸爲至然雲非機比矣唐之文以韓  
柳爲至然柳非韓比矣初唐之詩以燕許爲宗然  
張非蘇比矣盛唐之詩以李杜爲冠然杜非李比  
矣學者當自得之

言文者必稱韓而不知文之衰自韓始也言詩者  
必稱杜而不知詩之衰自杜始也是何也古人之  
爲文也吐詞爲經出言成章意不屬而自屬言不  
文而自文亦猶日月星辰之麗天也亦猶山川草  
木之麗地也至昌黎則造意績詞安排布置殆如  
匠者之構居室矣古人之爲詩也風雅頌以經之  
賦比興以緯之以道性情之真以達風諭之旨如  
風之動物也如水之行地也至少陵則誇多眩竒  
羅網堆積殆如庖人之充俎豆矣後之法韓者不  
學其變化而專學其鍛鍊法杜者不學其宏博而  
專學其艱澁夫安得不弊乎

莊子襲列子而爲之者也呂氏春秋襲莊列左氏  
管子而爲之者也淮南子襲莊列文子韓非子呂  
氏春秋而爲之者也

董仲舒曰皇皇求仁義惟恐不及者士君子之志  
也皇皇求財利惟恐不給者庶人之見也又曰積  
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  
銷膏而人不見也故皇皇於爲善則可以得長日  
之益矣皇皇於去惡則可以免銷膏之患矣

伯牙鼓琴六馬仰秣瓠巴鼓琴游魚出聽誠乎琴  
也養由基射矢中石矢乃飲羽誠乎射也伯樂相  
馬所見無非馬誠乎馬也庖丁解牛所見無全牛  
誠乎牛也夫誠乎技者而猶若是而况誠於道者  
乎

古語曰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  
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  
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  
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拙其所取  
彌拙

上焉者安義其次畏義其次畏法下是則刑戮之  
民也

毀譽其衰世之風耶哲人莊士之所不屑也然而善善貴長譽之過也猶之爲厚也惡惡貴短毀之過也薄斯甚矣此待入之道也聞譽而自驕則德日以損庸可喜乎聞毀而自省則善日以興庸可怨乎此修己之道也故君子與其毀人也寧其譽人也與其譽己也寧其毀己也

先儒有言學者所以學處貧賤患難也若富貴利達則不須學也惟聖人則異是矣是故文王演易於羗里忘其爲羗里也孔子絃歌於陳蔡忘其爲陳蔡也此不學而能者也顏子簞瓢陋巷而不改其樂原憲衣敝履穿而不困於病夏侯勝坐徒行而授尚書陸德輿謫忠州而作集驗范忠宣竄永州而體貌益康程伊川貶涪州而容髮轉勝蘇文忠謫惠州而濟施不倦張無垢謫南安而誦讀不輟此皆學而能之者也然則富貴利達果可以不學乎曰此自處困言之也其致則一也如弗學則誣上行私亂政虐下將何所不至矣  
人有以耳視者亦有以耳食者有以目行者亦有以目食者衣服未必稱於體也珍寶未必辨於目也聞人之所美而美之此謂以耳視也膏粱未必



充於腹也調和未必適於口也聞人之所美而美之此謂以耳食也山川未之歷也宮室未之游也圖史之所稱而亦稱之此謂以目行也果餌之刻鏤無益於味也膳羞之朱綠無當於口也時俗之所珍而亦珍之此謂以目食也雖然此猶以形欲論也乃於道德仁義亦無不然不亦可哀之甚哉張無垢曰用明於內者見已之過用明於外者見人之過見已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已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已也此智愚所以分與石瀆子曰視天下而皆勝已也則其爲善也不得力矣欲無智得乎視天下而皆不如已也則其爲善也不能不怠矣欲無愚得乎

揚文定公曰士君子一言一行無愧幽明然後無負於父母生身之恩又曰人必有躬行之實然後可以訓子孫故不敬其身而能孝其親者未之有也不修其身而能裕其後者亦未之有也

修爲之功其於接賓承祭也不待勉強也而施之於妻子則忽矣操存之念其於應事接物也不易察識也而形之於夢寐則真矣故曰夜卜諸夢寐晝觀諸妻子蓋妻子旣刑則修爲無所不至矣夢

寐既良則操存無所不至矣

書即我也讀書所以求盡已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中盡人之性下盡物之性皆書之所具也亦我之所具也故讀書所以求盡已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盡已之謂也舍是而爲學吾弗知之矣

學藝則學學道則學其從事一也學道者求爲聖賢學藝者求成一藝其大小懸殊也然學藝者必以藝學積久而藝成矣學道者多以口學曠日而

無得矣於乎可以學而不如藝乎

爲學者其猶墾田乎墾得一畦即治一畦播之耘之以求一畦之獲也墾得一畝即治一畝播之耘之以求一畝之獲也已墾者藝而不荒未墾者拓而不已如此則德日益崇業日益廣其於學也其殆庶幾乎

人知高高者爲天而不知地上皆天也知冥冥者爲鬼神而不知幽顯皆鬼神也知物我之爲物我而不知物之莫非我也如知地上之皆天也則無所不用其敬矣知幽顯之皆鬼神也則無所不用

其畏矣知物之莫非我也則無所不用其公矣  
君子之於道德也無時而自足也其於利祿也無  
時而不自足也夫惟無時而自足也故道德無不  
足也夫惟無時而不自足也故利祿亦無不足也  
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舟之濟物也  
惠微德之濟物也惠溥然人皆欲鏡之明已也而  
惡士之明已也皆知舟之濟物也而忘德之濟物  
也

道德之學非以徼福也而福生焉術數之學非以  
賈禍也而禍生焉蓋幽贊神明易教也天人類應  
春秋教也而世儒假設經誼依托象類附合陰陽  
之數漏洩鬼神之機膠泥福應刺譏當道  
疾欲免難矣故董仲舒賢矣而下吏夏侯勝正矣  
而囚執眚弘伏誅於都市李尋流放於敦煌京房  
被刑於石顯郭舉見戮於王敦此其章章著者也  
他如費長房劉靈助之流益卑瑣不足道矣是以  
君子羞稱焉

毀我者我以無毀勝之毀亦不甚害我者我以無  
害勝之害亦不甚可怒之事以不怒勝之怒亦自  
止可競之地以不競勝之競亦自消



